

## 另眼相看—— 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

范銘如

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摘 要

在中文小說的創作史上，鬼故事一直是備受寵愛的題材。從二千年前的六朝志怪以迄當代的台灣小說，鬼，不僅出沒於各個朝代、不同的敘述形式裏，它在敘事文學裏的功能亦變化萬端。鬼既可以用來進行道德性與宗教性的勸世教誨，也可以凸顯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上的弊端。它使人們在文字虛構的世界裏投射他們在現實人生中不能滿足的慾望，更允許作者逸出正規的理性邏輯或敘述美學，探尋另類的書寫可能。尤有甚者，每一個鬼皆是一個「故人」的生活終結，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因此，擴大象徵意義來說，鬼更是歷史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起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

雖然當下已邁入全力追求科技化與資訊化的21世紀裏，但是我們還是驚訝於鬼故事在台灣當代文學裏大量出現的潮流。這些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不受嚴肅文學青睞的鬼小說，近年來密集湧現，再度成為作家們喻世或講古的題材，實在是值得密切觀察的現象。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探究形成此一潮流的因素，而是研究鬼的最新用途。我想指出，鬼小說在當代台灣文學作家筆下正逐漸發展成一種新型態的地方書寫。鬼，從時間性的產物衍伸成為空間性的象徵，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本文將從王家祥以及李昂的文本為例，為當代台灣小說裏性別、歷史與地域關係提供初步的看法，並探討此一書寫策略的文化社會意涵。

關鍵字：鬼、李昂、空間、王家祥、地方書寫

## 另眼相看—— 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

我們“看見”風景時，也就身入其境。我們若是“看見”過去的藝術品，便會置身於歷史之中了。倘若有人妨礙我們觀看它，我們就會剝奪了屬於我們的「歷史」—— John Berger<sup>1</sup>

在中文小說的創作史上，鬼故事一直是備受寵愛的題材。從二千年前的六朝志怪以迄當代的台灣小說，鬼，不僅出沒於各個朝代、不同的敘述形式裏，它在敘事文學裏的功能亦變化萬端。鬼既可以用來進行道德性與宗教性的勸世教誨，也可以凸顯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上的弊端；鬼的奇特魔力，使人們在文字虛構的世界裏投射他們在現實人生中不能滿足的慾望，更允許作者逸出正規的理性邏輯或敘述美學，探尋另類的書寫可能。<sup>2</sup>鬼在中文小說裏魂縈繚繞的現象顯示出人類臆想未知領域（生死學與敘事學）的濃厚興趣。值得玩味的是，鬼既可視為人的未來式，未嘗不是故去的生命型態。每一個鬼皆是一個「故人」的生活終結，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擴大象徵意義來看，王德威指出，「鬼魅流竄於人間，提醒我們歷史的裂變創傷，總是未有盡時。跨越肉身及時空的界限，消逝的記憶及破毀的人間關係去而復返，正如鬼魅的幽幽歸來。」<sup>3</sup>鬼魂宛若時代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起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

鬼的宜古宜今、兼具現實性和超現實性神秘而無法規範的特質，使得它總能突破「子不語」的理性訓誨，吸引不同時代的作家建構新的形象意義。但是在邁入全力追求科技化與資訊化的21世紀裏，台灣文學裏大量出現鬼故事的潮流卻顯得非比尋常。這些過去二、三十年間不受嚴肅文學青睞的鬼小說，近年

1 約翰·伯杰 (John Berger) 著，戴行鉞譯，《藝術觀賞之道》(Ways of Seeing) (台北：商務，1993)，頁6。

2 鬼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功能可參考，余國藩作、范國生譯，〈安息吧，安息吧，受擾的靈！——中國傳統小說裏的鬼〉，《中外文學》17卷4期，1988.07，頁4-36。

3 參見王德威，〈魂兮歸來〉，《歷史與怪獸》（台北：麥田，2004），頁230。

來密集湧現，再度成為作家們喻世或講古的題材，值得學界密切觀察。然而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探究形成此一現象的因素，而是研究鬼在敘述文本裏的最新用途。我想指出，鬼小說在當代台灣文學作家筆下正逐漸發展成一種新型態的地方書寫。鬼，從時間性的產物衍伸成為空間性的象徵，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下文將從王家祥和李昂的寫作為例，為當代台灣小說裏的鬼與地方關聯提供初步的看法，並探討此一書寫策略的文化社會意涵。

—

隨著解嚴後台灣主體意識的增強，本土化運動從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層面逐步擴展至學術研究領域甚至文學創作上。愛台灣、重本土的熱情，感染激勵許多作家從實驗性敘述的後現代小說熱潮轉向，重新描寫市井人物與土地環境的故事。各縣市的文化單位紛紛投入大量資金，重新整理地方文獻，並舉辦地區性文學獎鼓勵作家書寫當地的故事。「寫台灣」這句修辭說來容易，落實到小說創作上則需要美學策略上的仔細考量。如果書寫台灣，指的是寫台灣的人，那倒容易，因為人是動態與主動，有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等等情節可資觀察敘述；但如果指的是寫環境土地則難度較高。土地比較靜態，它的變化需要耗費較久遠的時間，一旦發生變遷，又將面臨舊景觀流失、難以觀察的困境。因此，土地上可見的人的故事易寫，土地本身的經歷則不易；土地上現有可見的景觀易寫，舊有消失的地貌較難。所謂土地的「故事」，自然包含時間的延續。然而小說做為一門強調情節起伏的敘事技藝，卻不能如編年性的地方史一樣忠實紀錄地景今昔差異。那麼如何把現存的、可見的地景跟昔日的、不見的景觀共呈於小說有限的篇幅裏，自是小說家們的考驗。

在書寫鄉土的當代作家中，王家祥是最早投入的先鋒之一，甚至早於潮流之前。他寫作的主題幾乎鎖定在台灣生態寫作和地方書寫的方向。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家祥的敘述方式從早期的記實性的生態報導《文明荒野》（1990），慢慢擴展至由（擬）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訪查寫作，若虛若實地建構台灣邊緣文化的地圖。例如《山與海》（1996）敘述四百年前馬卡道族在高雄

柴山的遷移滄桑，《小矮人之謎》（1996）與《魔神仔》（2002）由傳說中曾存在台灣的史前矮黑人族的部分遺跡出發，虛構出矮黑人族的興衰史。<sup>4</sup>民俗與傳說的素材在王家祥的文本內有逐漸增加的傾向，使得他筆下的台灣景觀增添上隱形的、往日的樣貌。運用民俗與傳說不僅聯接起今昔，將時空複合性再現，更有另一重深意。雷登（Kent C. Ryden）認為，傳奇與民間傳說是記憶土地的聲音，告訴我們土地上居民的經驗。只有當地人才能夠轉述當地的神話與傳奇。因此，這些蘊含著歷史的與地方特殊意義的故事往往跟外來者的、當代的製圖式敘述標準，展現出不同的敘述觀點。<sup>5</sup>旁徵博引魔神仔及原住民部落等傳說，王家祥的文本確實展現出立足於邊緣的特性，對於台灣長久以來以漢族中心、重北輕南、重視都會文明輕蔑鄉野自然的失衡文化隱含批判。然而現代人說的老故事終究隔了一層，對於事發地點的描述也無法翔實。如果能由見證人導遊舊地、舊事重現則更具體可信。這個在現實環境與寫實主義之下不可能完成的心願，藉由鬼魂的超現實力量卻輕易得以達成。於是，鬼化身為另類的傳說，過去時空的顯影，引領我們「看見」他們來的地方。

在他最近的作品《金福樓夜話》（2003）裏，王家祥似乎藉由魂魅的導引走入他以前寫作難以達到的禁區，而且巧妙地統合了他一向關注的生態保育以及地方文史重現。《金福樓夜話》是一系列以鬼為題材的短篇小說集，敘述簡明流暢，不似作者其他作品那般講究文藻修飾與敘事技巧。配合童趣趣味的封面設計，看似一本以青少年讀者為訴求的通俗鬼故事書。<sup>6</sup>但是我們若逕以靈異故事視之，不但小覷了作家的創作企圖而且低估了鬼做為敘述題材的多變潛力。跟一般鬼話以鬼為核心、開展情節製造出驚異懸疑的效果不同，王家祥的敘述重點不是擺在自然生態的描寫就是揭露古蹟文物的身世之謎。與其說鬼是這一系列故事的主角，不如說是引人入勝的接待員，導覽土地與建築經歷的故事。我不確定王家祥是否單純針對青少年讀者而寫，但這一系列教育意味相當

4 王家祥，《山與海》（台北：玉山社，1996）；《小矮人之謎》（台北：玉山社，1996）；《魔神仔》（台北：玉山社，2002）。

5 Kent C. Ryden, *Mapping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Folklore, Writing, and the Sense of Plac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3), 45-46.

6 王家祥，《金福樓夜話》（台北：小知堂文化，2003）。

濃厚的故事，對於那些對自己的土地與文明無知的人，無寧也是粗淺入門的地方知識教育。

我們從最單純、接近鬼故事的幾個故事談起。例如同名篇章〈金福樓〉，裏面的鬼是投宿金門老旅館的過世老主人，可是最仔細描寫的段落卻是跟鬼故事無關的水獺的活動型態和金門人吃辣、手工發麵條、饅頭的習俗，鬼只有驚鴻一瞥地現身。同樣地，一般鬼故事喜歡將地點放在荒郊野外，王家祥大可以把離島描繪成鬼魅集中營，但是在以望安島和西坪嶼為背景的〈眠夢之島〉以及〈西坪嶼少一人〉裏，他藉由失足落海的小孩和老伯的鬼魂，一方面書寫兩地風景之美，一方面突顯的則是離島交通與資訊不足造成的遺憾。相對於海難，登山也是傳統鬼故事取之不盡的靈感所在地。〈避難小屋〉，一個山難罹難者家屬在當地建造的休憩站，故事的重點原可循靈異敘述的公式，訴說屋內遺照上的女主人不甘英年早逝因而夜半現身云云；王家祥卻把遺照上女子神情的愠喜變化肇因於登山客們亂丟垃圾或維護環境所致。經此想像模式的扭轉，妙齡女鬼不再是無聊土子夜闌裏的撫慰，反而像是山林裏的環保官，從幽渺高處深深地、森森地注視著山客手裏塑膠袋與空瓶罐的去向。

彌補生態環境的不足而又能尊重大自然，將人文與環境互助共存，是生態保育者們共有信念。可惜的是，任何人力的維持都無法保持土地環境的原貌，地貌總已是歷經變遷的現實，不管未來會不會繼續更迭。「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奎恩（Mike Crang）將這個概念闡釋得很清楚。羊皮紙上的文字即使刮除重寫（palimpsest），卻無法完全擦拭清除。隨著時間過去，地表上會疊覆連續幾層書寫過的痕跡，呈現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sup>7</sup>地景是時間在空間上的沉積，演變的過程可能是人文或天然或相互角力的歷史。這一頁頁地方滄桑，繪製記載下來的總不及被塗抹破壞的多，地圖與史書所能承載的記錄同樣有限。

地圖窮盡處，想像取代時。地圖沒辦法表達的生活，可以在文學世界裏虛擬感受。鬼，這個過去特定時空的產物，施施然現身在當代讀者面前，彌補史

7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27-28。



料與地圖上的缺塊。《金福樓夜話》的更大企圖正是藉由鬼聲鬼影將現在與過去的時空串聯起來，讓已經隱沒的人文地理景觀從看得見的地景上浮現。好像王家祥在〈風櫃古堡〉裏描繪的漂浮古堡——那座荷蘭人佔領澎湖後臨時建造的歐式碉堡——在被明軍攻陷沉沒海底後雖被後人遺忘，月圓時分屢屢浮現，「那困在風中發著光的物體，倒像是戶外電影院，將天空當做螢幕打著燈光放映上去的，放映的是殘存的能量，那座煙消雲散的堡壘的殘存記憶。」（48）另一篇〈貓鼻頭的潮音寺〉，同樣虛構出一段在恆春潮音寺附近見鬼的奇遇，側寫二戰期間被美軍擊斃、從巴士海峽一路漂流終至被台灣百姓安葬的二千五百具日本軍民的戰爭故事。不管是風櫃古堡或潮音寺，都是見證台灣與外國文化的接觸區、過去與現在疊合的陰陽界。

古蹟是過去的具象指標，記憶的接融劑。地方是經驗、風景與區域的集合，無可避免地與時間和記憶聯接在一起。所以地方的重要特質即是「過去經驗的事件的現在表現」，包括早期的生活、社區發展過程的插曲、正式和顯著的事件與經驗。對於發展出地方感的人而言，彷彿蘊育著一種隱形的夾層，混和著使用、記憶與意義，有種看不見的風景、想像的里程碑，重疊在地理表面和平面地圖上。<sup>8</sup>〈柴山99號公車〉可說是王家祥推動自然寫作與地方文史工作多年累積下來的地方感的最全面、最具企圖心的呈現。藉助一艘幽靈公車，他帶著讀者由西子灣啟程，進行一趟柴山史蹟之旅：「英國領事館」和「二位元帥廟」裏住的是曾經跟排灣族廝殺、死後一度跟本土的「十八王公廟」互鬥、至今猶拒絕台灣式起乩法事的美國軍官，訴說亙古以來台美文化的融匯衝突；大坪頂砲台裏駐守著三位台灣國劉永福將軍時代的黑旗軍，是抵抗前來接收台灣的日軍時捐軀的英靈；進入柴山森林裏更有許多傳說中的古代原住民部落，有原住在灣中港山上、靠採集打獵為生的矮人族以及住在湖岸平原上、捕魚逐鹿為生的巨人族，後者被鄭成功部隊屠殺滅族，前者在恐懼中遷居逃匿。一台公車上，坐著洋鬼子、在地鬼以及番仔鬼，導覽高雄二、三百年來種族來往、相互殘殺的地方誌。每一個地域在某個時段內的文化生態及發生的事件，分區地在讀者眼前放映。王家祥也許還覺得這樣的地方教育不夠明顯，隔

8 Ryden, Mapping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39-40.

了一年他又用寫實報導式的散文，把類似的地景訴說一遍，點名為〈看見高雄〉。<sup>9</sup>同樣觀看，光天化日下的繁榮高雄雖然也可尋覓出時代的滄桑，見鬼卻更能置身於高雄各區域文化在時代變遷中的興落。鬼，像羊皮紙上刮不淨的陳跡，顯靈為一則又一則當地的民間傳說，娓娓道出特殊地理環境上、群體記憶與個體經驗的沉積往事。

## 二

鬼既是人想像中的他者，在文本再現的地點通常都是遠離陽氣聚集、人煙罕至的荒郊野外，如樹林、古剎、山區、海邊、離島……然而《柴山99號公車》卻讓鬼魅出沒的地域延展至大都會高雄。實際上，鬼的傳說不只發生在大都會的邊緣地帶，如柴山，都市的核心精華區亦不乏相關軼聞。都市景觀的變易因素，除了自然環境的影響，更多的還是人為的災禍，最明顯的如戰爭。文化批評家色鐸（Michel de Certeau）別有洞見地指出，「都市計畫毀掉城市的比戰爭更多。」<sup>10</sup>翻開大多數城鎮發展史來看，色鐸的說法並非言過其實。不論任何年代基於何種經濟或政治的理由，都有官僚體系或是個人團體打著建設、開發的旗幟進行定點或區域的更新。嶄新的建築以不同時代的質材與美學從地基上猛然竄出，凸顯著當時期的文化特徵。只不過無論都市如何改建翻新，總有一些老舊磨損的建築殘存，像是頹圯的屋舍或是廢棄的廠房，沉睡般蟄伏在城市的某個角落。這些過時的殘垣彷彿歷史沉積的餘骸、趕不上都會進步速度的落伍失勢廢墟，猶異樣頑強挺立著，拒絕被時間的洪流吞沒。正因為它殘缺的外觀與未知的內容，好奇居民的想像與敘述反而被誘發鼓動。它的匱乏吸引了語言的補充，關於房子歷史以及它的主人的軼事，常常結合成一則又一則的鬼故事，在街坊鄰里間流傳。老屋或居住其間的鬼，以其奇異而緘默的存在方式，糾纏著都市計畫。這些難解的物體、難解的過去，正是城市舊日的

9 〈看見高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02.07。

10 Michel de Certeau, Luce Giard “Ghosts in the City,” in Michel de Certeau, Luce Giard & Pierre Mayol, trans., Timothy J. Tomasik,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33.

地方精神。弔詭的是，色鐸指出，當老屋或鬼傳聞很出名時，不但成為備受保護的國家遺產，甚至可能另一種文化觀光景點。<sup>11</sup>造訪過倫敦的遊客應該會同意，沒有幽靈故事的倫敦塔橋將會失色多少。瑪莉皇后的冤魂傳說為倫敦塔橋這一舉世聞名的景觀憑添悠遠、神秘的色彩，讓歷史的記憶與都市地標一併烙印在觀光客的印象裏；除去鬼魂奇譚的加持，座落在加州沙漠裏的鬼鎮（ghost town）不過是一個曾經開發過的時代遺址，難以吸引過路遊客的佇足與消費。

都市計畫不僅造成大都會裏的斷壁殘垣，影響之大甚至影響了整個市鎮的興盛或沒落。那些曾經車水馬龍的城市一旦繁華不再，它也像是一座時代淘汰的廢墟，成為新興都會的外緣市集，成為邊緣區域、它者。整座鬼地方在當代社會裏隱含著某種意義深度，蘊藏著土地過去的故事。正如台灣舊日最繁華的城市，一府二鹿三艋舺，從以往的商業經濟重鎮變成今日以古蹟林立的老城一樣。出身於鹿港世家的李昂、施叔青姊妹們，對於這處處彰顯著時間差距的故鄉，從小就被在地的鬼傳說威嚇恐懼、卻又深深為那沉默的建築吸引，不斷地以文本敘述來補充那奇異難解的純記號。<sup>12</sup>施淑教授在分析施叔青早期小說裏的童年鹿港時直言：

如果說它有什麼特殊，不外是因為它屬於比較古老小鎮，加上二次大戰結束時的動亂餘波及物質匱乏所形成的生活變化的緩滯，使它停留再一個追求往昔有限的繁華時光的處境。因而在這個閉鎖的，由迷宮似的鬼氣陰森的街巷連絡起來的天地中，首先，鬼故事、禁忌和傳統成了認知上和文化歸屬上的基本思想材料，由戰爭併發出來和加速惡化的貧困、殘疾、瘋狂和死亡，成了生活中的主要事件。<sup>13</sup>

11 同註10，頁135-136。

12 此處我借用羅蘭巴特分析艾菲爾鐵塔的概念，他認為鐵塔的非實用性使得它達成一種純能指的功用，不斷吸引人們賦予意義。參見其〈艾菲爾鐵塔〉，收錄於羅蘭巴特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台北：桂冠，1991）。雖然將荒屋廢園類比耗資耗時的艾菲爾鐵塔未免有「唐突」後者之虞，但就其無用是為大用、誘發敘述衍繹之特性著眼，兩者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13 施淑，〈論施叔青早期小說的禁錮與顛覆意識〉，《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1997），頁168。



李昂在她的新作《看得見的鬼》（2004）裏，也以親身經歷解釋將五篇鬼小說的背景設置在故鄉的理由：

過往在鹿港，陰暗的小巷與廢宅，在在都是鬼的藏身處，直到我高中，下課後得穿過一條長巷回家，我還是每回都用跑的。……據傳常巷石版地下有「甕子鬼」，因戰時大量人死，無處埋屍，之後只有將屍身裝在甕子裏埋於巷內，不能入土為安，便成鬼盤踞，才會人走於其上鏘噹出聲。<sup>14</sup>

這觸目皆是驚心的遺址彷彿是一段段無法消散的過去，藉由普遍流傳的靈異傳說一代代轉過給當地的居民。在常被貶損為「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土地上，古城鹿港的記憶不啻為早年台灣事蹟的切片。假如鹿港以其獨特的空間形式保存、甚至再製鬼魂敘述，那麼「被鬼嚇大」後的李昂回過頭思忖的是，究竟什麼因素造成這麼多冤魂？這些原因不僅牽涉當地獨特的歷史興衰，更牽動著每一時期台灣共同命運的發展。小說家索性將鹿港變成國域的縮影，劃分成東北中南西五大區塊，並且歸納出五種不同的鬼類分據，暗喻兩百年來島上幾大區域裏政經文化嬗變下的轆轤。

在關於台灣國族寓言的書寫傳統裏，弱勢的台灣總是被比喻成性別的弱勢，土地自然等更常被比擬為女性、母性的象徵。<sup>15</sup>然而女性並非修辭學裏的比喻——比喻國族之命運，而是現實中的血肉之軀。李昂從《迷園》（1991）《自傳的小說》（1999）這一系列以女性為中心建構台灣歷史的小說裏，一向細膩謹慎地書寫性別與國族間既連結又時相矛盾的關係。國族論述既是以扭曲／定義女性為基礎建構而成的過程，在此暴力之下，女性必然是最冤死的鬼，不論在何朝何族的統治下。根據一般民間觀念，非自然死亡者，即所謂凶死者，因其被迫身亡，死之過程既是痛楚掙扎，遺容表情亦為猙獰恐怖；死後尸

14 李昂，〈後記〉，《看得見的鬼》（台北：聯合文學，2004），頁237。

15 知名的女性主義地理學者Doreen Massey曾對這種性別化的詮釋迷思以及流弊提出駁斥，索雅與哈維等男性學者也相繼採納她的觀點。參見' General Introductio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1-13.

體若遭人鄙棄不得到安葬，魂魄自無法歸回本源，其靈魂被認為特別凶惡難纏、生人迴避。這種對凶死者的文化認知，某種程度而言，無疑再次複製生存社會的權力關係，讓生時被主流制度錯待的死者再死一遍。「這些被人所懼怕、所厭惡的死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死、永久的死」。<sup>16</sup>李昂大舉起用這些生前被害、死後又被視為妖孽厲鬼的女羅剎，讓她們從萬劫不復的沉默冥府裏復活，訴說沉積底層的陳年舊事。在台灣四百年來以男性、外來種族為統治核心的歷史中，顯而易見，遭遇最淒慘的弱勢就是位居國域之東、名列首篇〈頂番婆的鬼〉裏的原住民女性月珍／月珠。然而無論是〈會旅行的鬼〉裏的小家碧玉月嫦／月娥、〈不見天的鬼〉的閨秀名媛月紅／月玄，都可能意外地成為凶死者。所有父權制裏委屈以至死的女鬼們，李昂以台灣民間故事裏最知名的女鬼「林投姐」統稱之。改寫自這則民間傳奇的〈林投叢的鬼〉，雖僅短短四頁，卻總綰全書要旨。李昂將此篇置於「國域之南」，一方面記取其原典發生地——台南，一方面亦有溯源台灣文化源頭的紀念意義。<sup>17</sup>值得玩味的是，生前姓名不詳、自盡於荒郊枝桠上的女子，竟然得以喪生處被命名。糾結滋長於沿岸劣質土壤的林投叢，它的生長環境是女性身處社會邊緣位置的象徵，也唯有其強韌廣袤的腹地得以包庇女子們不容於世的難堪、提供她們生前死後的棲身之所。

將鬼魂與地域連結，李昂在新作裏將探索方向延伸至一向為人所忽略的性別、權力與空間土地的關係。空間絕非自然而然形成的產物，任人恣意俯仰。相反地，根據禮儀或經濟或政治上的不同理由，空間早被建構指定了某身分秩序，規範編派其居住者的位置以及彼此間活動的方式。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最具啟發性的理論揭櫫，空間生產社會關係，也被社會關係生產；空間既是生產原料、消費客體、政治箝控的工具，亦是階級鬥爭的必要場域。<sup>18</sup>小說裏的番女、名媛與商婦因為身分差異，各自與空間、土地都有一段

16 鄭小江主編，《中國死亡文化大觀》（中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頁195。

17 林投姊的原始故事據悉發生於道光、咸豐年間，地點約在台南縣。故事敘述某女子遭丈夫拋棄傷心自縊於林投樹上，冤魂不散，後來終於渡海尋得潛逃回大陸故居的丈夫報仇雪恨。詳見林藜著，〈怨女林投姊〉，《台灣民間傳奇》4冊（台北：福田出版，1995），頁191-200。

18 Henri Lefebvr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受困暨超越的糾葛。更確切地說，鬼魂既是永恆不滅的狀態，人類生存必須面對的時間／大限（Being and Time）對幽魂而言已不再是個問題；生存與空間（Being and Space）的關係，反倒變成鬼魂最需要克服的障礙。

小說裏最「本土」的番婆女鬼最能具體揭示，土地擁有權隸屬於強勢者而非居住者。雖然是台灣最早的住戶，她們的空間在荷蘭人、漢人相繼入侵時便被剝奪，甚且被販賣到郊區最貧賤的娼寮館。原住民身分非但無助於她向官方索討原有土地的官司，反而成為清朝官吏殺一儆百的標本；她的妓女身分，不僅生前受盡皮肉折磨，也在行刑時被凌虐、展示，並棄屍在山郊荒野。雖然只是屈居山野邊陲的孤魂野鬼，她反而無任自由地遊蕩於城裏城外，冷眼旁觀鹿港城起樓塌，更因為因緣際會有了一座小廟信眾，看盡了漢人男子們歷朝歷代相互為政治或金錢殘殺的醜態以及女性身體美學的歷時性演化。直到見識過現代女子對身體無畏（恥）展現，原住民女鬼終於得以克服生前異族對於她外貌的污名與烙印在心靈上的創傷，她不再受制於番／女的身分政治，也無視於「番婆」或「神明」的命名。超脫了百年來有形無形加諸於身上的限制，她走出漢人信眾供奉的狹隘領域，飄然遠颺。

相對於生長於原野、生存於邊緣的原住民女鬼，〈不見天的鬼〉裏的豪門名媛對於空間規範與土地的執念則無法如前者之灑脫超然。出生於清朝中葉鹿港最高級精華地段「五福路」的閨秀，從小養在深宅修息女紅研詠詩文，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連住家所在五福路特殊的「不見天」式屋頂、隘門設計都不曾目睹，不幸因為羅帕／团扇意外飛落窗外、街上地痞之手而必須投井以明清白。當她初始變為鬼魂，她踟躕於古井所在的後花園回望住家結構，舉步維艱：

臨街店面為「前落」，可做店面、佛堂、供祖先牌位，後面的堂室，則是父祖的居處。接下來的「中落」、「後進」，各有天井相隔，住滿一家各房。

女子鬼魂回望這一進屋舍一處天井、屋舍與天井一進一落相接的長條街屋。屋頂密蓋的屋設裡住滿家人僕役，根本無從穿越，只有月

---

Blackwell, 1991).

光升幽微閃著藍光的天井，會是魂魄能佇留的所在。

.....

長條街屋還依輩分倫常，依前後秩序住著父祖、各房大小。做為魂魄後，如果還要擠進這大小排行，尋得一個適切位置，不知該如何安排。（頁87）

透過鬼眼的回眸全覽，傳統式建築的封閉性曝現無遺。進落分明的高堂大院，對外與對內的概念清楚分明；對外隔絕干擾、捍衛私有領域，對內則以層級、性別、階級區隔各自活動空間。空間型式巧妙地界定並強化主流社會文化裏的人際關係。才媛鬼魂生前飽讀詩書，被建構的空間規範即使死後亦牢不可破。她先是回到生前位居「中落」裏「半樓」上的繡房藏身，再避居人跡罕至的藏書閣中，最後終於飛越祖宗牌位鎮守的廳堂到家門外。從後花園到五福路上短短幾十公尺，竟耗費女子鬼魂多年才逐一跨界。才媛鬼魂的越界歷程清楚地再現出空間如何假借象徵社會位置的禮儀進行編碼，規範合適的地點飲食、睡覺、盥洗或排泄。李昂精彩的描寫證實了奎恩對文本與空間再現的重要關聯：

文學敘述能夠透露空間如何被編派秩序，以及與空間的關係如何能夠界定社會行動，這種關係不但出現在區域或地方的層次上，也可能是家園與地方、禁制與接納的行為、容許與逾越的行為的關係。<sup>19</sup>

空間秩序的暴露不只為了揭示抽象的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分布在具體的居所、建構操縱個體，而是在此認知基礎上，進一步解構所謂內外／尊卑等二元對立體系以便反轉權力牢制的關係。豪宅祖厝之於生前及新鬼階段才女的關係，猶如傅柯著名的封閉監獄結構裏監視馴化下的犯人，<sup>20</sup>神明聽裏列祖列宗的牌位正是父權體制一死去的父親們的無上象徵。這一個翻越過重重門戶藩籬、最終騎上五福路屋脊的動作，象徵女鬼以脫離經籍典律的陽具理體規範，成為書寫的主體。至此，她運行於不見天屋瓦上的史筆，不再題咏閨閣感懷的

19 Crang, 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65。

20 傅科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1992）。

詩文詞賦，轉而記載二百年間不容於統治者的血淚故事。藉由實際上的觀察、四方聽聞、混合想像與記憶，她發展出地方感並建構出另類敘述，記載地方上「賊婆」、「暴民」的反抗事蹟。這種混合著地域性、性別意識與階級意識的野史傳述土地上居民的經歷。當女子鬼魂閱讀自己的書寫，了悟那正是自我呈現，終於喟嘆，「我，即是……」（138）於是當不見天在日治時期的都市發展規劃下拆除時，女鬼立意捨身守護，偕之共亡。

讓消失已久的不見天風華重見天日，不僅重溫鹿港舊日雄風，並且以鹿港觀點為中心，展演一場台灣地方反抗史的短片，側寫出滄海桑田與經濟政治的關聯。混合今日的斷壁殘瓦以及有限的檔案資料，李昂幫沉默的城市敘述出塵封的往事。李昂或許並未讀過色鐸，她卻與色鐸所推崇的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不謀而合，都為看的見的城市添加上「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藉由客體的語彙和普遍的字句，他們創造另外的次元」。「他們表現出城市的『可信度』，用未知尚待發現的深度去影響它，為它打開新的旅程。」<sup>21</sup>

李昂的企圖遠非再現鹿港地方史這般單純。台灣的對外關係，尤其是長期以來影響台灣至深的兩岸關係，可能才是她終極的關懷。置於國域之北的〈吹竹節的鬼〉與國域之西〈會旅行的鬼〉，都是從台閩人民交往的恩怨情仇發端。前一篇在台灣神明判決大陸冤魂來台復仇的理賠事宜後，即以深具政治涵意的結語終結——「是唐山的歸唐山，過海水了後無相交涉。」（69）冤冤相報何時了，管它是吹竹節作響還是吹反共的號角，俱往矣。「一邊一國」的論述顯然是小說宣揚的主旨。相較之下，〈會旅行的鬼〉政治意味比較稀薄，格局卻更宏大，藝術性強烈又趣味十足的小說。我認為，是全書最突出的傑作。

小說的前半部改編自台灣民間故事，講述乾嘉年間，鹿城小店家的女兒，召入泉州贅婿繼承家業，不料卻遭致負心漢謀財害命，捲款棄屍後逃回大陸。<sup>22</sup>冤恨難銷的鬼魂矢志報仇卻苦於海峽迢遙、孤魂野鬼難覓棲身之所遮防

21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2, 142.

22 這篇小說綜合周成過台灣與林投姊故事的原型。周成過台灣的傳說據悉發生於道光年間的台北大道埕，故事與林投姊雷同，但林投姊自殺身亡，周成則是謀殺其妻。詳見林藜著，〈殺妻現世報〉，《台灣民間傳奇》1冊（台北：福田，1995），頁147-158。



曙光下魂飛魄散。這個空間上的障礙，所幸得到法力高強的地理師的協助，收納雨傘之內安然渡海。第二道空間的難題接踵而至：人海茫茫的異鄉裏，生前未曾遊歷過的外地女鬼如何找到仇人呢？傳說故事裏缺乏交代的部分，李昂補上非常合理又饒富興味的解釋。

當女鬼來到她自己以及夫婿的原鄉——泉州時，相似的建築結構、市集廟宇甚至相同的街道招牌名稱，彷彿置身一個放大的、更繁華無比的鹿港原型。女鬼原本按照鹿港的道路行走，過不多久「鬼魂發現，鹿港與泉州兩地用著相同、相似的街名、地名，但方位與作用卻不盡相同。循著熟息的記憶穿行，卻只繞行更遠、更加迷惘。」（187）假使街名的符徵串連，指涉出熟悉的地方方位以及親切感，那麼鬼魂在此相似的空間裏卻發現符徵與符旨的斷裂。泉州無疑是陌生的空間，是從遠處看的地理，等待著意義，而非如她經驗裏的鹿港是直接、具體、獨特的地方。作者的政治暗示藉著貌合神離的街名再一次顯示。復仇心切的鬼魂在短暫迷失後，她決意依靠本能判斷而非表意系統。脫離文字牽引，女鬼飛上高處俯視，果然從燈紅酒綠的聚集處，守候到前來揮金尋歡的丈夫。慘痛的性別經驗代價，彌補她地方經驗的匱乏，克服重重空間障礙，手刃負心惡漢。

緊接著，女鬼面臨了其他篇章裏女鬼的最後抉擇：在手刃仇家之後，鬼魂無邊的存在狀態裏，她之於這個空間的意義與目的是什麼？這是第三個也是所有鬼魂最終面對的空間難題：空間與存有。〈頂番婆的鬼〉超脫了形骸的卑賤罣礙，〈不見天的鬼〉在書寫中建構出主體性與地方感；顧名思義，這篇〈會旅行的鬼〉的女鬼則是愛上了旅行。在泉州市裏鬼魂已經歷過地方感的消失，當鹿港本身在往後的歲月裏不斷地經歷嬗變轉型，她對於故鄉的熟悉度與地方感也逐漸消失。相反地，由於船舶飄蕩的經驗帶給她一種新鮮感，她開始喜歡上在兩個地方中間（in-between）遊蕩的感覺，由鹿港出發到大陸彼岸，甚至不上岸逕自原船回返。她感受到賦予未知空間意義的新奇與期待。當船舶產業開始衰退，她也看膩沿途風景時，無意間抬頭看到了飛機，她竟然縱身雲霄，打起搭乘飛機的主意。最後這一躍，驚奇地將空間（space）這個詞彙從根據、立足、物質基礎的意義，拓展到字彙裏另外蘊涵的意思——「外太空」。

如果說鬼是台灣發展的寓言，女鬼這幽默而慧黠的一小步其實不無想像——終結兩岸恩怨宿仇之後，台灣從中繼轉運站走向國際化、全球化甚至星際引航——世紀願景之深意。

### 三

如何書寫地方、再現土地過往的滄桑與風華，是近年來台灣文學界摸索開發的新趨向。這股從空間入手的創作潮流可望為偏重時間敘事的小說傳統添加新的活力元素。如何讓沉默的土地敘述它被生產、分配、規範、易動的源流，如何敘述人與土地相互依存、開發與牽制剝削的關係，有待作家們持續探索。王家祥與李昂的鬼小說是目前種種試驗裏成熟的結晶。王家祥利用靈異傳說偷渡地方生態與文史教育。李昂的冤魂娘子軍一方面揭露二百多年來看不見的性別與種族等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區域與建築文化裏肆虐施暴；另一方面，看過、看透結構性權力傾軋的女鬼們現身說法，又發揮著鑑古知今、前事莫忘的警諭作用。藉著這些「過去的人」的眼睛，羊皮紙上被括除的圖跡一層層地顯影再現。透過異樣的敘述與記憶，理解掩埋在幽黯地層裏的犁痕，愛台灣的口號方有落實的根基。

## 參考資料

- 王家祥，《金福樓夜話》（台北：小知堂文化，2003）。
- 〈看見高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02.07。
- 王德威，〈魂兮歸來〉，《歷史與怪獸》（台北：麥田，2004）。
- 余國藩作、范國生譯，〈安息吧，安息吧，受擾的靈！——中國傳統小說的鬼〉，《中外文學》17卷4期，1988.07。
- 李昂，《看得見的鬼》（台北：聯合文學，2004）。
- 林藜著，《台灣民間傳奇》1、4冊（台北：福田，1995）。
- 約翰·伯杰（John Berger）著，戴行鉞譯，《藝術觀賞之道》（Ways of Seeing）（台北：商務，1993）。
- 施淑，〈論施叔青早期小說的禁錮與顛覆意識〉，《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1997），頁166-180。
- 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1992）。
- 鄭小江主編，《中國死亡文化大觀》（中國南昌：百花洲文藝，1995）。
-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台北：桂冠，1991）。
-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
- de Certeau, Michel. Luce Giard & Pierre Mayo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2 Trans. Tiomthy J. Tomasi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
- Massey, Doree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
- Ryden, Kent C. Mapping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Folklore, Writing, and the Sense of Plac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3) .